



WHISTLER

惠斯勒

外国画家介绍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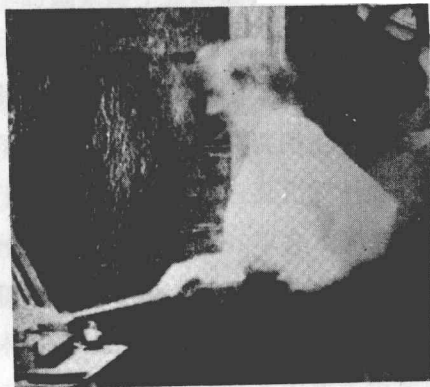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0250.2
17

美国画家

惠斯勒

邢啸声 编译



· J.M.W. WHISTLER 1834-1903 ·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惠 斯 勒

邢啸声编译

天津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

天津市新华书店 发行 天津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1982 年 5 月 第 1 版 7 千字 1982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20 印张: 1.8 印数: 00001—15000

统一书号: 8073·50196 插页: 6 定价: 0.80 元

美国十九世纪印象派画家惠斯勒

一个画家，拿色彩当音符，视绘画为作曲，在色调的节奏和韵律中追求和谐的美，甚至以乐曲的标题为自己的作品定名——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在巴黎画坛上的年轻美国人：詹姆斯·阿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当时的人们对他别开生面的艺术众说纷纭，或毁或誉，笔墨官司十分激烈，甚至于还打到了法院。然而，这位有才华的画家终于独辟蹊径，为西方绘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惠斯勒于1834年7月11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洛维尔市出生。他家原是英国一个古老家族的爱尔兰旁支；自其祖父始，移居美国。其父大乔治·华盛顿·惠斯勒，是一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曾在圣彼得堡至莫斯科的铁路工程任职。惠斯勒在九岁上便随着父母和兄弟到了俄国。其父于1849年去世，寡妇孤儿们不得不返回美国。或许是由于惠斯勒的父亲曾是联邦军的少校，惠斯勒便在1851年进入了著名的西点军校学习。由于化学的成绩实在太差，他中途辍学了。之后，便在华盛顿的海军部任地图制图员。这个专业使他学会了铜版腐蚀的技术——他的腐蚀铜版画的处女作就是在地图的白边上画的。他献身绘事的志愿可能由此而萌。1855年，他到英国作了短期旅行之后，便乘船来到巴黎——当时世界的艺术中心。

巴黎的精神生活，对说得一口流利法语的惠斯勒来说，是再也适合不过了。他不仅立刻喜爱上了这座美丽的城市，而且一下子从一个美国青年变成了一个拉丁区里的地地道道的艺术学徒。他进入了浪漫派画家格莱尔（Gleyre）的画室。他对这位老师虽然并没有多大的热情，但是却在那里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德加（Degas）、布拉克蒙（Bracquemond）、阿尔丰斯·勒格罗（Alphonse Legros）和芳汀-拉图尔（Fantin-Latour），特别是后者，对他的友情是始终不渝的，也正是有赖于这位忠实友人的引荐，

惠斯勒才得以顺利地进入巴黎艺术家的社交圈子，并同库尔贝（Courbet）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位写实主义大师在邦樊（Bonven）那里看到一幅惠斯勒的作品，便立刻对它的作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惠斯勒虽然同印象派的画家们相处很久，但是他受库尔贝的影响却要大得多，尽管他后来又放弃了这位大师的教导而在色彩的研究上另辟天地去了。

惠斯勒作画勤奋，勇于探索，可是，举止言谈却不合文雅的巴黎人的口味。他在穿着上喜欢赶时髦，说起话来喜欢指手划脚，大呼小叫，引得旁人都对他侧目而视。他曾为罗贝尔·德·孟德斯鸠画过像，而后者也用文字为他绘了形：“惠斯勒好像是一只怪鸟，他那一绺白发如同是鸟的冠毛，晶亮的小眼睛仿佛是用煤精做的珠子，在弯弯的尖喙里，那条圆舌头一刻不停地转动着，从口腔里发出尖利刺耳的声响，这些叽叽喳喳的叫声就是他的语言。”

惠斯勒如此行状，在崇尚风雅的巴黎社会中难免不遭人白眼。而他的作品则遭遇更坏。巴黎沙龙的评选委员会拒绝接受他的第一幅重要油画《塞墨尔·哈登夫人像：弹钢琴》。1859年，惠斯勒便同芳汀—拉图尔一道举办了一个展览，展出他们被沙龙拒绝的作品。在这以后，惠斯勒的《白衣少女》再次被沙龙当作一件可怕的作品而拒之门外。当时巴黎的艺术界还是由保守势力控制着，因为反对墨守陈规、力图革新艺术而遭到同样命运的绝非惠斯勒一人。1863年，印象派画家举办了首次“落选者沙龙”。惠斯勒毅然同受人奚落、攻击的马奈（Manet）、容金（Jongkind）、毕沙罗（Pissarro）和芳汀—拉图尔等人站在一起。他的《白衣少女》参加了展出，并挂在沙龙紧靠入口处的地方。观众一进门，就可以看见一位身材苗条、白裙委地的红发爱尔兰少女，亭亭玉立地站在一幅白色的帷幔前面。大文豪左拉也由塞尚（Cézanne）陪同参观了这次展览，事后他在文章中还记述了《白衣少女》不为观众理解的情况。他写道：“参观的人一看到这幅画，便忍俊不禁，一边还用肘互相捅来捅去。”

这幅画尽管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但却预告了惠斯勒日后在绘画艺术上开拓新路的方向——追求和谐的色彩。那时，他的作品已经受到日本版画的影响了。他在法国第一个收藏日本版画的布拉克蒙那里看到了北斋的作品，深感震惊，并热情地加以研究。收

集中国瓷器，大约也始于那时。富于表现力的西方艺术和格调高雅的东方艺术，都对惠斯勒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以后，他曾在1876年和1877年之间为费·拉莱兰装饰了其伦敦的寓所，金碧辉煌的孔雀图案表现出浓厚的东方情调，这便是有名的“孔雀房”）。他从库尔贝的写实主义出发，中经马奈的熏陶和日本版画的影响，同时仍坚持摸索自己的道路，终于形成了个人的和谐、细腻、潇洒的独特风格。然而，惠斯勒的艺术道路却远不是平坦的。

1863年，惠斯勒迁居英国。这或许是因为画家的母亲已经侨居英国，也或许是由于英国皇家学院于1860年接受了他那幅被巴黎的沙龙拒绝的《弹钢琴》，而使他以为英国官方不会象巴黎的画界那样抵制他的艺术。在定居伦敦之前，他先到瓦尔帕莱索作了短期旅游，在那里画了许多港口和海洋的风景，后又在切尔西画了不少泰晤士河的景色。

惠斯勒不曾料到：伦敦的艺术空气也象它的雾一样混浊，使人感到窒息。拉斐尔前派正在英国风靡一时，左右时尚的是伯恩—琼斯(Burne-Jones)和当特—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Gabriel Rossetti)。伦敦仕女们的穿著都仿效佛罗伦萨的款式，裹着浅色的长披肩，一心想把自己打扮成波提切利笔下的仙女模样。在如此环境里，惠斯勒标新立异的艺术便显得格格不入，也依然逃不脱受嘲笑的命运。1865年，他的《巴特西老桥》惹起了一场风波。其实，这幅风景可称得上是精心之作，丝毫不露斧凿的痕迹。前景的岸边有一群水手围着一条小船站着，画面左侧的大桥横跨河面，桥上有几辆马拉的大车和若干行人，河里行驶着一条载满油桶的驳船，对岸的房屋鳞次栉比，“水晶宫”也依稀可见。这幅画显然受到了日本版画的套版和平涂技法的启示，设色也异常素雅：灰绿的河水，棕色的桥身，对岸的一些红屋顶……。可是，这幅别有情调的风景竟被伦敦的批评家视为异端，他们指责作者固执己见，一味胡来，他们已经由冷嘲热讽而变为愤怒的嘶咬了。

然而，冷遇也罢，恶骂也罢，都没有吓退这位勇敢的新艺术探索者。惠斯勒在色调关系的研究上更加坚定、更加无所畏惧地沿着既定的道路走下去。后来，他在著名的以《十点钟》为题的演说中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正如音乐是声音的诗，绘画则是视

觉的诗；至于主题，它同声的和谐与色的协调是全然没有关系的……”

他还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见解：“艺术不能靠吹牛，而必须依靠自身，它应该诉诸于眼和耳的艺术感觉，而不要把这种感觉与虔诚、怜悯、爱情、爱国精神等诸如此类同它并不相干的情感混为一谈。那些情感与艺术感觉无关。这就是我之所以要坚持给自己的作品题上《改编曲》、《和声》之类标题的缘故。”

作为色彩画家，惠斯勒的研究委实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诚然，他把艺术的内容同艺术的形式分割开的看法，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的观点，这或许是使他产生唯美主义倾向的主要原因吧。

在伦敦居住期间，他创作了许多“改编曲”和“变奏曲”，其中有《瓷器之国的公主》、《金色的屏风》、《白衣小姑娘》、《白色第三交响乐》、《阳台》等油画。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探索益发深入了，他的个人风格也日趋成熟。1871年，惠斯勒的传世之作《画家母亲像》完成了。此画亦名《灰色与黑色第一改编曲》。起初，英国皇家学院勉强接受了这幅美丽的肖像。四年后，这幅画送到巴黎的沙龙展出时，它的真正的价值才开始被人们认识；激进派评论家对它作了极高的评价。惠斯勒为此荣获了一枚奖章。

这幅肖像，画面异常简洁：老妇人身穿朴素的黑色长裙，侧身坐着，双手安放在膝头，脚下踏着一张脚凳；背景的灰墙上挂着一幅风景画，右边的另一个画框只能看到一点边缘；左边挂着一幅灰底白花的日本布帘。简洁明快的构图和沉着雅致的色调，产生一种宁静庄重的气氛。白色的软帽、袖口的花边、手帕，以及那双纤细美丽的手，都画得十分逼真，完美的技巧全部融化到所表现的对象中去了，仿佛一切都必须如此。

这幅才华横溢、技巧精湛的杰作，标志着惠斯勒在觅求个人风格的道路上所达到的最高峰。这段时期，是他的创作精神最为旺盛的时期。1874年，他的作品在伦敦蓓尔美尔街一家画廊里作第一次个人展出，除了《画家母亲像》，还有《托马斯·卡莱尔像》、《亚历山大小姐像》和《莱兰德夫妇像》等作品。

1877年，惠斯勒在林赛爵士新开设的格罗夫纳画廊举办了另一次独展。展品中有一

组《夜曲》，其中有一幅《降落的焰火》，又名《黑色与金色的夜曲》。这些夜景在色彩的运用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作为视觉的乐曲诗章，颇能给人以美感的享受。但是，一贯支持伯恩-琼斯的艺术评论家罗斯金（Ruskin）竟对此大加攻击，他以致大不列颠工人公开信的形式，在报纸专栏上撰文，他写道：“为惠斯勒先生本人的利益起见，同时，也为保护买画人的利益不受损害，林赛爵士本不应该接纳此人的作品。从他的那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个毫无教养、自命不凡的画家纯粹是存心欺诈。虽然我至今对伦敦佬的厚颜无耻是深有领教的，但是我还是不曾料到，竟会听说有一个无赖把一幅胡乱涂抹的画抛给观众，还开口要二百个畿尼这样的事……”

面对咄咄逼人的进攻，惠斯勒决定不再沉默。经过一年的酝酿，他在1878年11月以受到诽谤而向法院提出对罗斯金的控告，并要求一千英镑的损害赔偿。法院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曾问惠斯勒用了多少时间画完《降落的焰火》这幅画。他的回答成了名言，他说：“一、二次吧……是的，我只用了一、二个上午。但是，我是用我毕生的全部经验来画的这幅画。”虽然法院承认惠斯勒在原则上有理，可是最后的裁决却仍然对他不利：法院拒绝了他的损害赔偿的要求。于是，有人很快就散布说：他的画不值他所订的价格。这件事促使他在1879年发表了第一本充满论战精神的小册子《惠斯勒对罗斯金——艺术与艺术评论家》，不仅为自己在艺术上的新尝试辩护，而且直接了当地宣告了自己的美学理论。

尽管惠斯勒在诉讼中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但是，他却发现他在艺术爱好者的心目中身价大跌，因为，突然之间没有人上门订画了。频于破产的窘境迫使惠斯勒不得不变卖自己的艺术收藏和住宅。在这种境况下，他离开伦敦，到威尼斯旅行去了。

惠斯勒不仅是一位刻意求新的色彩画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版画家。他的腐蚀铜版画艺术造诣很深。在游历威尼斯的旅程中，他画了一系列美丽的铜版刻风景以及水粉画。在这些画中，他把高超的腐蚀和干刻的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只消在蜡膜上略施几笔，风光绮丽的威尼斯便从濛濛的水气中隐现出来。

1885年，惠斯勒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十点钟》（因为他演讲的时间正是十时，故名）。

此外，他为了维护自己的艺术尊严和宣传自己的艺术主张，还写了不少公开信寄给报刊，以回答人们对他的指责。他的论著还有：1890年出版的论文集《艺高树敌》，收进他的著述和书简，包括同罗斯金的论战文章；1899年发表的《从男爵与蝴蝶》，答复威廉·埃登爵士因不满他为爵士夫人所作的画像而发出的责难（“蝴蝶”是惠斯勒的自称，他总是在自己的作品上画一个蝴蝶的图案代替署名）。

《十点钟》的演说在英国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是，却激起了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旗手马拉美（Mallarmé）的极大热情，他把演说译成了法文，介绍给法国的读者。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诗人和画家都是同样的敏感，也都有同样的探索精神。由于志同道合，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惠斯勒后来为马拉梅精心绘制了一幅肖像，马拉美认为：“这幅画像好得不能再好了。依我看，这是独一无二的研究。我满意极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幅肖像一直装饰着这位大诗人的诗集。

马拉美的支持在促使法国改变对惠斯勒的态度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惠斯勒同巴黎的艺术界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他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他们。同样，罗丹（Rodin）、克洛德·莫奈（Claude Monet）、德彪西（Debussy）、于伊斯芒斯（Huysmans）、乔弗鲁瓦（Geoffroy）、普鲁斯特（Proust）、爱德蒙·贡古尔（E. de Goncourt）、马拉梅等人，都对他十分推崇。马拉梅还同乔弗鲁瓦、罗歇·马克思（Roger Marx）、泰奥多尔·迪雷（Théodore Duret）等人一起，联名上书，促成法国政府以四千法郎之数买下《画家母亲像》，并把它送进卢森堡宫博物馆陈列。

艺术一如江河，总要奔流前进，惠斯勒的独特风格也终于为人们了解、接受、赞美。然而，光荣降临之际，惠斯勒的心里却并非毫无憾事：他原想把自己最美好的“母亲”献给自己的祖国，而且，他也确实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寄了去。谁知，当时的该馆馆长一看到寄来的画像，便怒气冲冲地说：“他哪能算画家！给我把画寄回巴黎去！”他的心愿就这样被辜负了。而今，惠斯勒一旦功成名就，以前恶待他的国家也都前倨后恭起来；在美国还出现了许多模仿其画风的画家。

1898年，他厌居伦敦，重返巴黎。这一年，他创办了一所美术学校，同时，还被选

为世界雕刻家、油画家、版画家协会的首任主席。这时，他便专门从事肖像画的创作。他已经成了离经叛道的艺术家的头面人物，成了唯美派的首领。他的名声已传遍了欧美，而求画者则挤满了他的门庭。

1903年7月17日，惠斯勒心脏病发作，死在伦敦。

人们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艺术家。罗贝尔·德·孟德斯鸠在回忆录中用了很长的篇幅叙述他；普鲁斯特也在《缅怀往事》和《失而复得的时光》里多次提到他，对他赞不绝口；为他立传的泰奥多尔·迪雷则是这样写的：“他已达到一个极限，而别人是不可能跨越过去的。在他所达到的至境中，绘画已变得模棱两可了；只要再跨出一步，就会堕入绝对非决定论中去，对人的眼睛就再也不会有什么意义了。”

如今，人们一提到这位美国艺术家的名字，便会想到他那幅杰作《画家母亲像》。这幅作品现已从卢森堡宫博物馆移至巴黎卢佛尔宫博物馆里，同达·芬奇的《莫娜丽莎》一起，接受从世界各地前去参观的艺术爱好者的致敬和赞美。

啸 声

于1980年4月6日

（本文主要参考以下两种书藉写成，并有若干节译：一、《惠斯勒的艺术》，[英] T.R.韦、G.R.丹尼斯合著，1903年伦敦乔治·贝尔父子出版社出版；二、《美好时代的大师们》，[法] J. P.克雷斯佩尔著，1966年巴黎阿歇特书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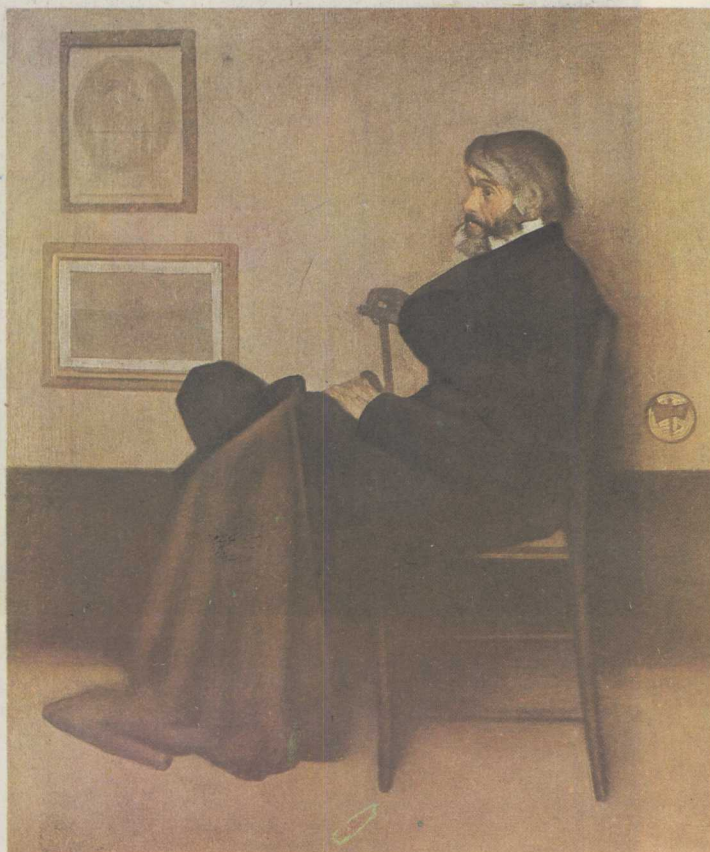
1
白色第一交响乐
白衣少女（油画 一八六二年）

2. 亚历山大小姐像
(油画 1873年)





3. 肉色与黑色改编曲：泰奥多尔·迪雷像
(油画 18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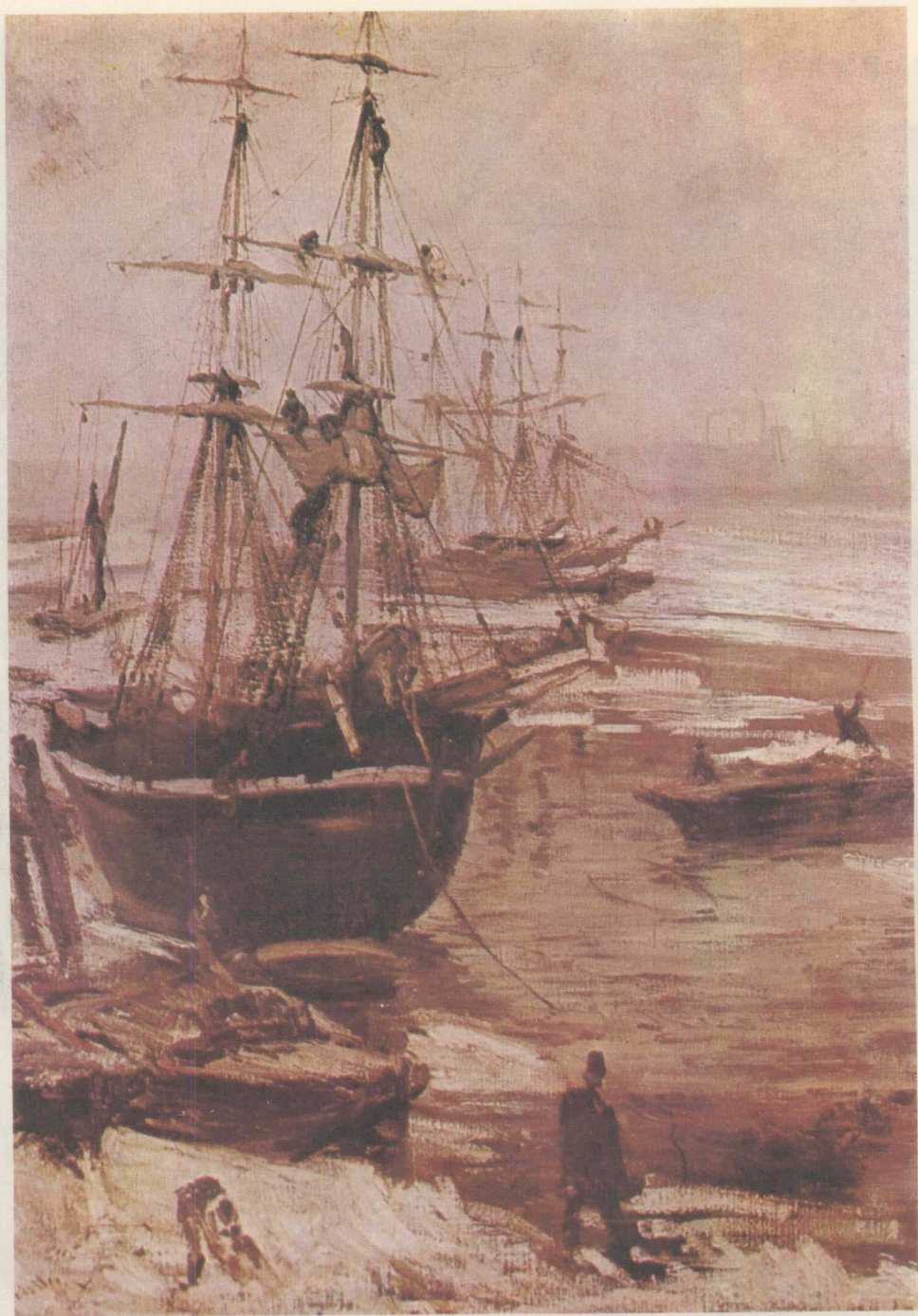
4. 灰色与黑色第二改编曲 托马斯·卡莱尔像
(油画 1872—1873年)

5. 孔雀房 (1876—)





7. 蓝色与绿色幻想（油画）



此为试读，需购买书籍才能完整阅读
8. 冰封的泰晤士河（油画 1862年）[rtongbook.com](http://www.rtongbook.com)